

舒

舒展之卷

第一辑

当代杂文选粹

第一辑

舒展之卷

当代杂文选粹

中国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严 秀 牧惠主编

当代杂文选粹(第一辑)

舒展之卷

责任编辑：弘 征

*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展览馆路8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6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69,000 印张：4.375 印数：1—10 300

书号：10456 170 定价：0.82元

湘艺：86—11

目 录

出版者前言	1
“说真话有罪”辨	3
酒颂	6
贾宝玉不识戡子	11
从官商到皇商	16
“老正确”及其他	21
张志新与鲁迅先生	23
论土皇帝	28
《阿Q正传》的知音者	31
论起哄	35
从《夏伯阳》想到写作胆识	41
党纪不能取代国法	45
大观园里的讽刺家	49
气魄·度量·大局	55
没被蛇咬怕井绳	58
论扯皮	61
观众水平也亟待提高	64
释“疙瘩”	68
愚蠢，高档的愚蠢	72
为骄傲正名	75

论拍马	78
歌声与心声	83
作官与作戏	86
贪污·宗法·后台	89
“舅舅”的联想	95
且慢戴帽	98
打电报告状的启示	99
活水赞	102
牢骚与幽默	106
钱与命	109
调开就了事了吗	112
倘若女排输了	116
大学里开设咖啡馆	119
作戏与作官	122
“牛不驯”提出的问题	125
论尖刻	129
编者后记	135

出版者前言

一、杂文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在思想、文化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读者面很广泛，能起到其他文艺形式及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哲学等方面的论著所起不到的作用。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杂文创作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也为了检阅和保存建国以来比较优秀的杂文创作，本社特出版《当代杂文选粹》丛书。

二、本丛书选取当代有影响的杂文作家有代表性的作品，每人一本，每本一般自五六万字至七八万字。由作者提供自建国以来全部主要的杂文创作并自选篇目，再由本社约请严秀、牧惠二同志担任主编。在编选时，本社及两位主编尽可能尊重本人意见。

三、本丛书以十种为一辑，每辑十人，除个别老前辈外，排名均以姓氏笔划为序；分辑则以收到稿件先后为主，也适当考虑每辑中作者地域的广泛性。

四、凡近年来已出版过比较全面的杂文集或选集而此后又较少有新作问世的作家，为避免完全重

复，本丛书均未列入，本社为此甚感抱歉，敬希作者、读者谅解。

五、本丛书在酝酿计划、编辑出版过程中，承广大读者、作家和文艺、新闻单位的支持、协助，尤以两位主编殚精竭虑，卓著辛劳，使它得以顺利问世，谨此并致谢忱。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七月

“说真话有罪”辨

“四人帮”完蛋，已经三年了。

今天，说真话还有罪吗？某些“全面专政”的卫道者认为：有罪！如果是说了关键性的真话，那就罪该万死！他们对辽宁省一位老作家的围攻，就是证明。事情是这样的：

今年四月十五日《辽宁日报》副刊发表了谢挺宇同志的散文《一株美丽的奇花》，第一个揭发出杀害张志新烈士的一个要害情节——割气管。它激起了一切有良心的中国人的义愤，提高了人们对法治必要性的认识。作家揭出了真相，说出了真话，摆出了真理，何罪之有呢？

不行！在卫道者看来，罪大着呢。他们急眼了，开锅了，炸庙了！追查作者的围攻开始了。有围攻，自然会激起反围攻。从七月一日《辽宁日报》刊登老作家韶华同志悼念烈士的文章中就可看出端倪：“前些日子，报纸上刊登了某个同志的一篇悼念张志新同志的短文。不知这篇短文犯了什么禁忌，竟然引起一部分人员的‘轩然大波’，甚至公然追查作者。

假如‘气候’合适，短文的作者会遭到什么命运，可以想象了。”

那么到底犯了什么禁忌呢？犯了说真话的禁忌。歌颂奇花你只管歌颂好了，何苦把割气管这样的细节公之于众呢？揭露当然也可以的，你就说烈士被枪杀就行了，何苦写割气管……反正是揭疮疤揭得人喊疼，所以作家就有罪了，就应打入“缺德文学”。

卫道者们乞灵于形而上学，倒反映出他们在政治上、政策上的真实水平，说谢挺宇同志的文章是“给无产阶级专政抹黑”呀，“谩骂多于说理”呀，等等。是的，谢文之中用了“四个壮汉”一语不假，依照围攻者的逻辑似乎应写成“由四位执行错误路线当时受蒙蔽的同志将烈士按倒……”这才合乎胃口！

围攻者最厉害的一张王牌甩出来了，

“这么写，太血淋淋了吧？国际影响不好嘛！”

你看，一副深得“国粹”嫡传，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不念旧恶的谦谦君子的“善良”面孔！“我是为了我们国家的尊严呀！”多么大度，得体，公允，平和！

当然，机密必保，内外有别无疑是要坚持的，但保守机密同保护违法者是两码事。在照顾影响的幌子下，其逻辑倒是值得推敲、耐人寻味的。那意思翻译出来无非是：

“你说话，不能血淋淋；我办事，可以血淋淋。你说话是在群众之中；我办事是在密室之内。你登报，连外国人都知道了，影响很坏嘛；我办事，只有几个人知道，教他们别吱音，就能消除影响。事情虽然是我干的，但影响是你造成的。是一条人命重要呢，还是国际影响重要呢？”诸位请听，如此振振有词，大约是既合他们那个“理”，又合他们那个“法”的。

这张王牌在“保密”二字的掩护下，是很能吓唬神经脆弱的人的。哎呀呀，不好了，洋人都在说“我们”如何如何残暴呀……好一个“我们”！报道了“割气管”就等于泄露机密吗？如此说来作家当然就成了卖国贼了！在这些卫道者的头脑中，早已把封建法西斯同无产阶级专政弄成一锅粥了，把泄露“机密”同说真话混成一团了。一句话说穿：他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朕即党也。

其实在前几年的大混乱中，林彪、“四人帮”一伙有意向外国人泄露的机密还少吗？江青把解放战争时期军事机密给洋人送上门去，你们怎么连屁也不放一个呢？还是赶快拿出当年把屠刀举向烈士时那个声色俱厉的“勇气”来认罪吧！

冤有头，债有主，拖欠愈久，利息愈大！

（《作品》1979年11月）

酒 颂

当我年轻时，对好喝两盅酒的人，不免侧目而视。总觉得这是苦闷的象征，浪费的表现，至少是不那么严谨或检点吧。似乎只有象李白和武松那样，喝完酒就写出好诗或者打死老虎，才是值得赞扬的。

以后偶尔看看八股电影，我这对酒的形而上学就发展到了极端：好人必开会，坏人才喝酒。

多谢“文化大革命”！我对酒的恶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并且，自己对酒也开始了实践。特别是当造神运动，比如颂扬会什么的，达到狂热程度时，鄙人居然有过亵渎神明的一闪念（真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为什么不歌颂酒呢？

现在如果要问我这可怕的念头是怎么产生的，勒令交代出来，聊以备考，那么，好吧！为“棍棒理论家”以后翻脸之日，扔下“三不主义”之时，给他们提供一点打人升官的材料，有何不可！

一九六六年以前，我把酒看做辣的水，邪门汁，迷魂汤。那年夏天，有位老友从哈尔滨携酒来到寒舍，话题怎能离开那牵连着亿万人而方兴未艾的运

动呢。他打开酒瓶，劝我喝两口。鬼使神差，从此我就进了“地狱之门”，入了“异教徒”之伙，两口，两盅，到两盏，一瓶酒彻底消灭殆尽。从此我发现了自己！不仅酒量的潜力使我感到意外，更重要的是：我那十几年的奴隶式的精神状态全滚蛋了！醉眼毫不朦胧，我格外的清静，清爽，清醒！我就是我！我成了一个正常的大写的人！

这次喝完酒最大的一个发明创造，就是一句格言：酒后骂江青，乃人生一大快事也！

酒对我既无任何不适，又能进行精神生产，那么从此以后，我和它的友谊就难分难解了。通过它，我还“腐蚀”了一位“牛棚”看守，我发现他对我表面上虽然大声呵斥，声色俱厉，但等那些真正的牛鬼蛇神寻欢作乐去了之后，他却很高兴地为我去买酒，然后我们就对饮起来，达到无话不谈的程度。倘若当时的“×代表”或“派头头”看见这幅“阶级调和”图，我俩的小命是肯定难保的。

经过这位看守美言，我的“改造”态度其好无比。应该说是酒的香味其好无比，他的良心其好无比。

十年之中，每天下班回来，谁帮我脱下心灵的铁甲呢？三千六百多个夜晚，每夜一觉睡到大天亮而不作一个恶梦，归功于谁呢？当头发丝拴的达摩克利斯剑悬在脑袋上，打手随时可以破门而入，手

铐、脚镣、帽子、小鞋等等一应俱全的“全面专政”的工具摆在面前时，让你有胆量去瞅一瞅它的威风的，又是谁呢？在那一眼望不到头的走全程的连老牛也难以忍受的劳累之中，谁给你的韧性呢？当那些新贵们趾高气扬，而你仍然破帽昂首过闹市，是谁给你的精神力量呢？在那万家墨面的日子，到哪儿去寻找欢乐呢？在那比罐头密封得还严密的死气之中，上哪儿去呼吸人间清新的活气呢？

我可以告诉你——

在朋友的饭桌上，在透明的小杯里，在没有窃听器的倾诉中，在痛骂江青的那些辛辣的艺术语言内！两个男女秃子算老几？那些连男人声都发不出的太监算什么？酒，使我们从奴隶还原为人；而使那个“顾问”之类，从高官还原为沐猴。酒，使千千万万个“三家村”、“四家店”懂得，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去打破他们的那个造神运动。全国的“三家村”、“四家店”在酒席宴上痛骂江青的语言，那才是最精采的“缺德文学”呵！

化学讲催化，文学讲灵感，平日谈得投机的畅叙也要有个无形的话匣子。那么，打开话匣子的钥匙是什么呢？多年不见的老友相逢，谁来翻开那震动灵魂的情绪记忆的书页呢？

聂绀弩同志给萧军同志的诗，把这种老友相见的情景作了如下描述：

“剥啄惊回舞梦魂，
开门猛讶尔萧军！
老朋友喜今朝见，
‘大跃进’来何处存？
‘八月乡村’‘五月矿’，
十年风雨百年人。
千言万语从何说？
先到街头饮一巡。”

尾联两句，若非受尽苦难的小百姓，是想不出来的。才能与地位，至少在那年头，是成反比例的。

十年一觉什么梦？各自去填充吧。但一觉醒来，我们似乎应该从醉眼中看明白吧？

“四人帮”完蛋，北京不知哪位真正的天才发明家，把三公一母的螃蟹绑在一起发售。

在那欢庆胜利、充满畅想的日子里，为那么多螃蟹当陪衬的无名英雄，又是谁呢？

酒——它被抢购一空！

没有买到酒的人家，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摆满了一桌，唯独无此君，那个难受呀，您会怎么想？

广东人爱看足球，当比赛场上，运动员和观众早已到齐，唯独没有足球，您会怎么想？

“四人帮”完蛋，酒随着轻工发酵工业的发展而更加名噪一时了。它置封建家长、小生产以及谦谦

君子于不顾，向着高质量、多品种、多利润的新目标迈进着。它是会再立新功的。

鉴于某些对“放”字方针持过头论的人，把盗贼作案归罪或株连到印度的拉兹的战法，鄙人不得不郑重声明：有哪位好汉饮罢了杯中物之后而无德，而肇事，而犯罪，那么根据法律，蹲拘留、坐班房，您悉听尊便，恕作者不奉陪了。

（《羊城晚报》1980年8月4日）

贾宝玉不识戡子

今年春乘火车长途旅行，坐在我对面的是胸前挂着某大学校徽的一老一少，攀谈得悉，他们是中文系的师生：老的正聚精会神看报，那是一则经济新闻；年青的正在翻阅《红楼梦》。两人的对话，使我颇受启发。

学生说：“您怎么对那些枯燥乏味的东西（指报上的经济宣传），看得那么津津有味？”

教师沉吟了一会，指着报纸上的几个统计数字问道：“你知道不，去年我国的粮、钢、棉的产量是多少万吨？粮食商品率是多少？”学生摇摇头。教师指着报上的一幅电子计算机的照片，问：“认识这个吗？”学生笑着说：“您问得真有趣，我一不学工，二不学经济……”

老师似乎灵机一动，说：“有趣儿？这话我似乎在哪儿听说过……”他顺手从学生手中拿过那本《红楼梦》，很快翻到了第五十一回，说：“你先看看这段。”

我也好奇地凑过去看那小说的原文。大意是：

有一次贾宝玉的大丫鬟晴雯患感冒，看罢病要给大夫找一两银子，碰巧主要管事的首席丫鬟袭人不在，另一个丫鬟麝月找来了几块银子，提着戥子（称贵重物品和中药的小秤）来问宝玉：“那是一两的星儿？”宝玉笑道：“你问的我有趣儿！”“拣那大的给他一块就是了。”麝月唯恐大夫笑话他们不认得戥子，就拣了一块大的打发他。

教师说：“你看，曹雪芹把大观园内外的经济状况写得妙极了！比方说，王熙凤之所以飞扬跋扈，倚仗贾母偏爱，除了凤辣子本人具备的条件之外，还有政治原因，诸如她娘家后台硬，王子腾升任了九省节度使等等，而经济原因呢，你看王熙凤多么高傲地笑骂她的丈夫：‘把我王家的缝子扫一扫，就够你们一辈子过的了。……把太太和我的嫁妆细看看，比一比……’（第72回）这就是说，王家不仅给贾家增添了权力，而且带来了财产。曹雪芹不以自己的好恶任意臧否，而是用形象来塑造人物。”教师又说：“他写了林黛玉、史湘云不认识当票，而薛宝钗却是认得的。曹雪芹通过宝玉与黛玉这两个典型人物不懂得封建社会的经济，表达了他们不屑于与统治者合作的叛逆思想，但也正因为他们看不到经济基础的重要性，脱离实际，在现实社会的斗争中，结果只能归于失败。曹雪芹从各种人物对经济的不同态度，深刻地描写了社会。正如恩格斯评价巴尔